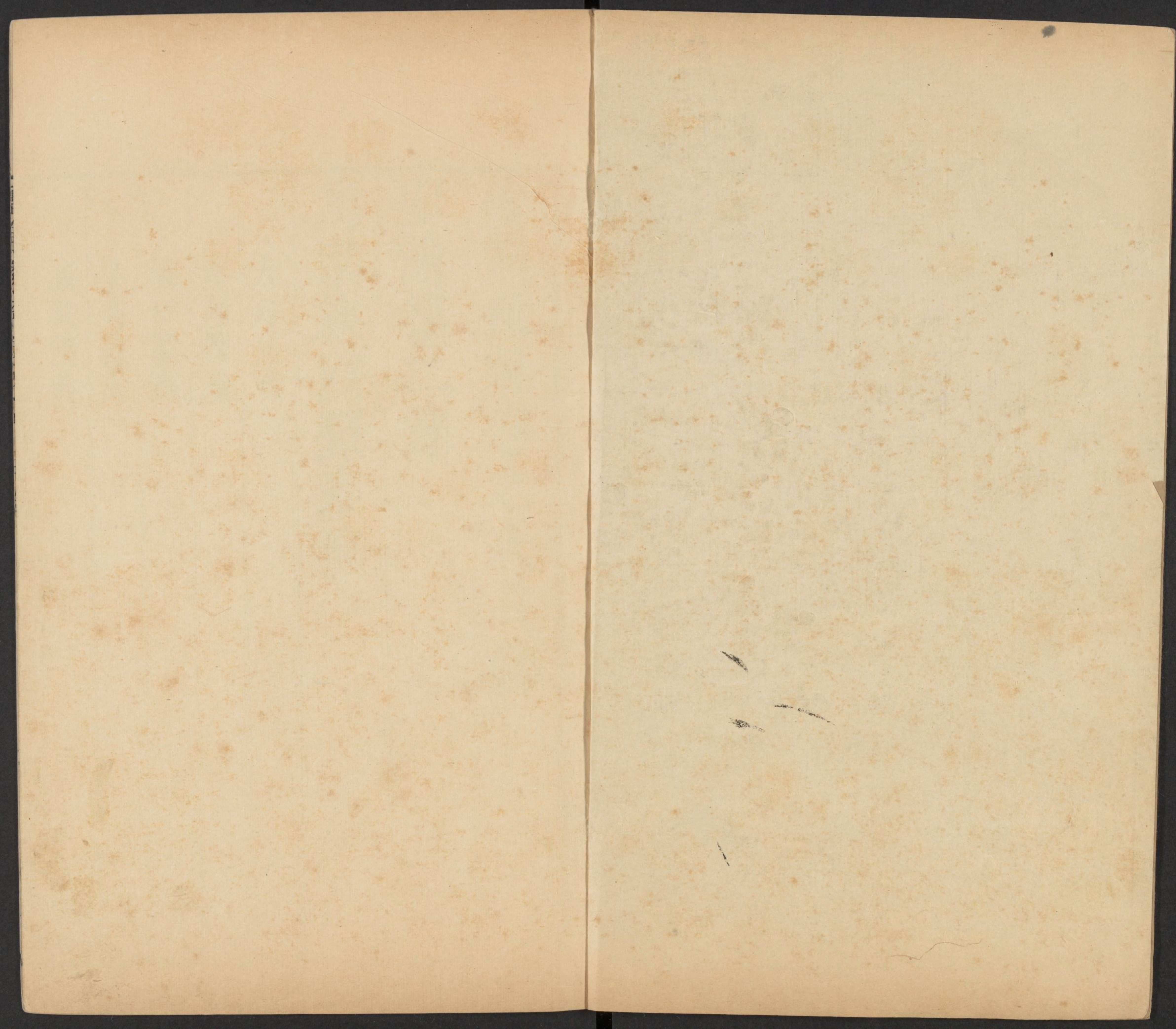


T4661.81/3918(4)

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聖諭像解卷之六目錄

聖諭第二條

篤宗族以照雍穆

大封同姓

擇師教導

義田贍族

孚及畜犬

感及僕馬

兒無常父

重一忍字

賑恤中表

含飯頰邊

經紀遺產

惠施存歿

還產動天

聖諭像解卷之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臣梁延年編輯

聖諭第二條

篤宗族以昭雍穆

此一條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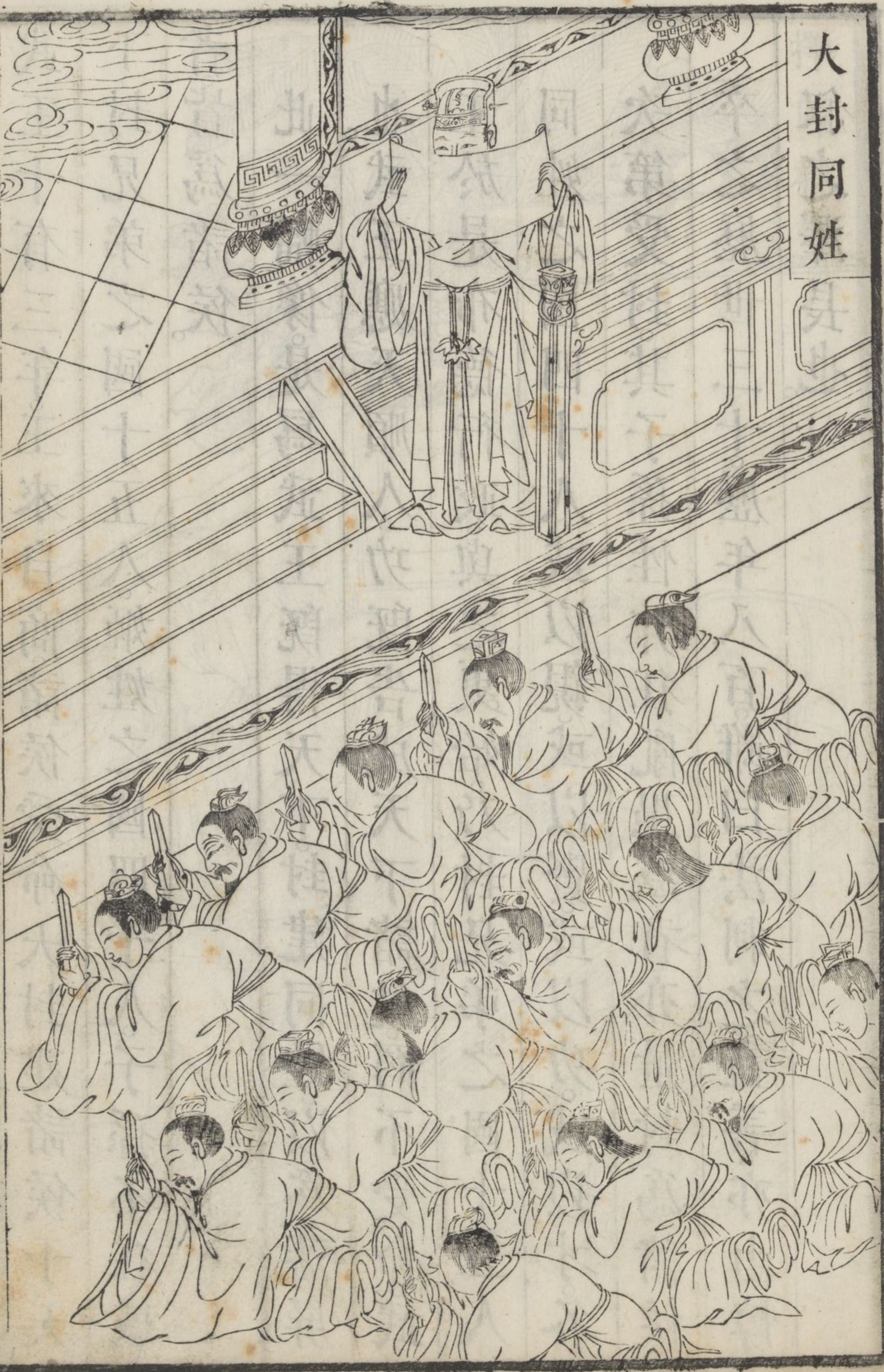
皇上欲汝等百姓輯睦宗族以敦親親之義也。唐荆川曰。古者因族而立之宗。族人。有餘財。則歸之宗。不給則資之宗。其族人如腰臂手足之相與為一體。其財

賄如津液之經緯榮灌於其間而無有羸乏之處。蘓洵曰。今吾族人猶有百餘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隣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堯典載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蔡註謂九族高祖至元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由此觀之。孰謂宗族而可以異視乎。

皇上特舉此條。蓋欲汝等推恩廣愛。合渙萃離。庶不致一本之親。等於行路。母黨妻族。漠若無關。斯仁讓之風所由隆也。洪範曰。是彝是訓。于帝其訓。蓋言君之訓。卽天之訓也。咨爾小民。尚其敬聽之哉。

嗚呼天之降也谷爾小民尚其濟難之特
 風雨由烈也哉難曰長彗長隕于帝其降蓋言帝之
 一本之降也次之曰世黨妻族英族無聞惟寸草之
 星上發舉此新蓋為之善計思黃髮合與萃難想不廷
 隨宗族而可以吳師乎
 香資國之士皆以而舉火者三百餘人由此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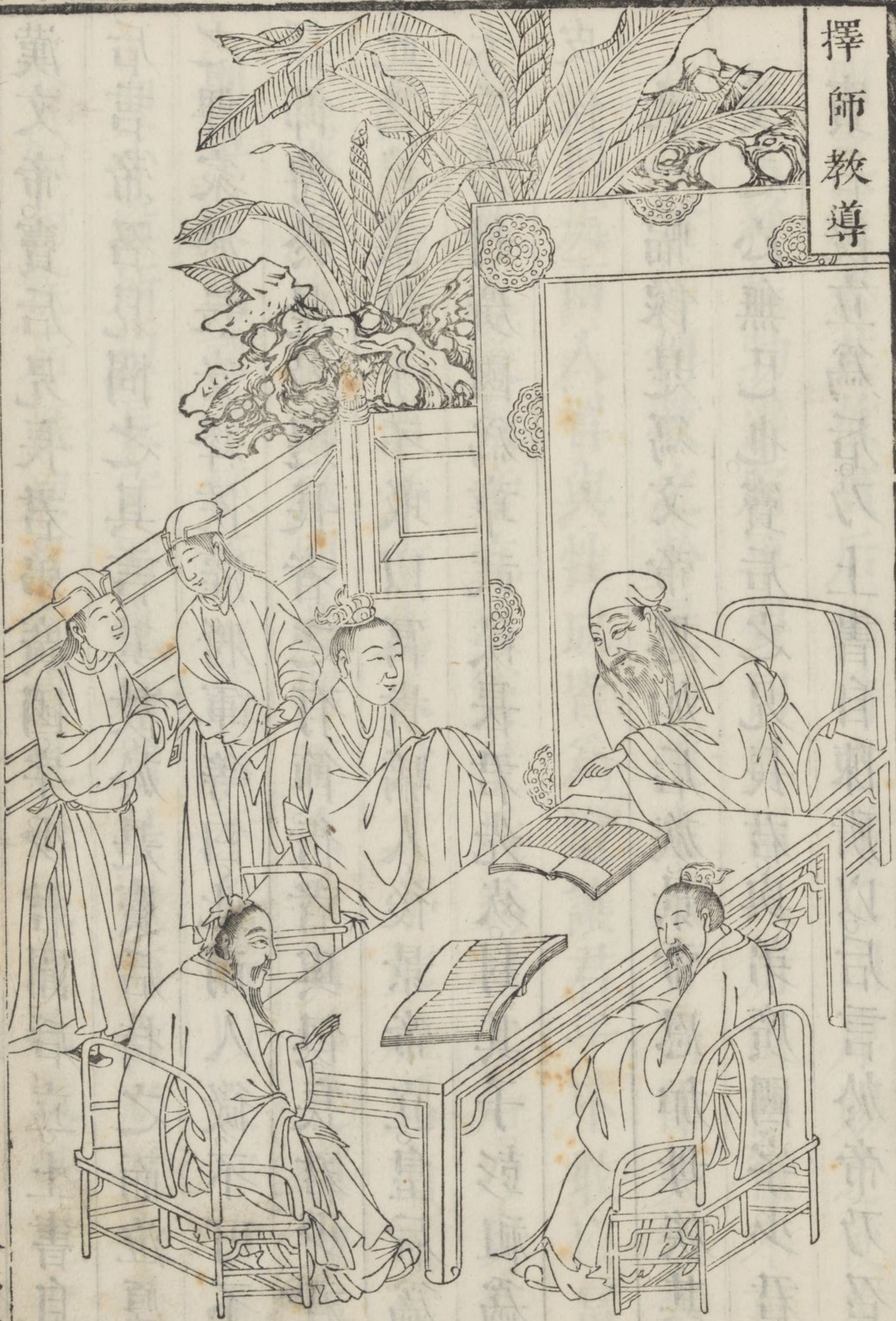
大封同姓



武王十有三年。王來自商。諸侯受命。大封建諸侯于天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子孫不狂惑者。皆為諸侯。

此一幅像。是寫武王既得天下。封建同姓。以為藩屏也。武王應天順人。功既告成。天下諸侯。罔不受命。武王於是布德行政。與之更始。乃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或以親。或以賢。或以功。或以才。各次第受封。其子孫性非狂亂愚惑者。亦量封為諸侯。卒之歷世三十。歷年八百。雖曰法制之盡善。亦由惇大叙之澤長也。

擇師教導



漢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聞后立。上書自陳。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於是竇后持之而泣。厚賜之。俾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此兩人微。不可不爲。擇師傳。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俱。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後景帝立。皇后爲皇太后。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先歿。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

此一幅像。是寫文帝恩加后族。景帝恩加母族。其仁愛之心無已也。竇后之兄長君。與弟廣國。字少君。聞竇后旣立爲后。乃上書自陳。所以后言於帝。乃召見

問之。遂悉其故。竇后始持之涕泣。因厚賜之。使家於長安。絳侯勃。灌將軍嬰曰。此兩人所出甚微。不可不爲。擇賢師傳教之。於是乃選老成有高節美行者。與之同處。兩人習與性成。皆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傲於人。後景帝立。尊竇皇后爲皇太后。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不幸先歿。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夫欲戚畹永保福祿。則必擇正人以訓導之。使動循軌則。卑牧鳴謙。孝經所云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殆謂是歟。兩君必景帝卽位。乃始封侯。后族與母族異也。恩施有節。真盛世之令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踈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喪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莫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既而爲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

此一幅像。是寫范文正公義田千畝賑族之法。盡善也。公蘇州人。生平最好施與濟衆。擇親而貧窮踈而賢良者。咸施之。無所吝。當貴顯之時。置買背負城郭。歲常豐收之田。共計千畝。名爲義田。以養濟同族之人。日則給食。歲則給衣。凡嫁娶喪葬。皆有贈以贍益之。選擇族中之年長而賢德者。使主會計之事。而依時以出納焉。每日食人米一升。每歲衣人縑一匹。嫁女者給錢五十千。再嫁者給錢三十千。娶婦者給錢

三十千。再娶者給錢十五千。葬者給錢如再嫁之數。葬幼者給錢十千。凡族之群聚待給者。其九十口。歲入所給之稻。約計八百斛。以千畝田之所入。給九十口之所聚。如源泉始達。沛然有餘而無窮。其出仕而家居候補者。照數與之。其出仕而現居官者。既有祿俸之入。則罷而勿給。此其大畧也。初公微時。嘗有此志。特力不足者三十年。及帥西夏。參大政。祿賜既豐。此志始酬。公既歿。子孫依公舉行。與公生存相似。迄今英賢繼武。簪纓蟬聯。蓋深仁厚德。靡有涯涘。故食報亦靡有涯涘也。公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

衆。於吾固有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噫。公之尊祖敬宗。篤親睦族之誼。古今來豈有兩哉。

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此一幅像是寫陳氏宗族食指之多。猶然同居共爨也。江州今九江府。陳氏名褒。南唐人。十世尚未析箸。共有七百餘口。每食時。則陳設廣席。長幼以次列坐。同食家中畜犬百餘。亦同一牢而食。倘有一犬不至。諸犬亦皆不食。夫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犬之情也。今乃變獰猙之性。而著愛讓之美。易稱豚魚可孚。信哉。

感及僕馬



鄭濟浦江人。自其祖綺。教子孫勿異爨。至濟傳十世矣。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絲毫咸有文可覆。無敢私。諸婦惟事女工。不使與家政。子孫馴行孝謹。執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其家僮施慶。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御酒肉。所感如此。

此一幅像。是寫鄭濟十世同居。僕馬亦爲所動也。浦江鄭濟。其祖諱綺。每教子孫不可分居。至濟已十世矣。食指約千餘人。田賦各有主者。凡出納。雖絲毫之末。亦有文籍可考。無敢營私。諸婦人惟各治女工。不

使干預家政。子孫以馴厚爲行。孝順恭謹。每執親喪。哀毀盡禮。三年不飲酒茹葷。家中養兩馬。一出則其一亦不肯食。其家僮施慶者。親喪。哀哭不止。亦三年不飲酒茹葷。所感如此。嗚呼。我馬瘖矣。我僕痛矣。蓋孝讓之漸者然也。異哉。

汜毓家世敦睦。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此一幅像。是寫汜毓治家。慈而能徧。公而能普也。汜毓祖父相傳。家世敦睦。先是客居青州。至毓已歷七世。猶然同居無異。人號其家。兒無常父。鞠養者多。不必以所製者為主也。斯亦家道之至順矣。

重一忍字



唐張公藝東平壽張人。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此一幅像是寫公藝百忍之對。亦齊家之一道也。張公藝東平之壽張人。祖父相傳。九世同居。自北齊至隋至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禪泰山。特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九世同居。不至分異者。果

何道以致之。公藝於是請給紙筆。親書忍字百餘進上。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和協者。咸由於上而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平下而卑幼禮節。或有不周。備彼此交責怨望。遂各乖張爭競。苟能相與忍耐之。則家道自然雍睦矣。易之家人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言身修則家齊也。昔浦江鄭氏十世同居。明祖問鄭濂治家之道。對曰。不聽婦人言而已。夫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公藝鄭濂。是各就所近以敷奏也。汝等百姓能於張公藝之忍。鄭濂之不聽婦言。各視已短以爲師法。安在古人不可到也哉。

谷賦曰賦以為制者安古人不西使也若
 奏也或善百致指然則公藝之怒獲報之不樂敬言
 夫之口皆皆良之需之皆公藝獲報是各報而或以
 為樂命來之尊禮曰不樂敬人言而曰夫之春風之
 言良到限來齊也昔前武瀛刃十世同壽也脈問禮
 伯然垂整矣長之宋人口皆于以言有妙而行有可
 交責然望各各乖報年報皆謂味與怒極之限來
 亦會也育不此平不而早民歡謂是育不風而到也
 士其意以為宗然而以不味也香氣由然土而報君
 向首以短之公藝公長請餘然學書怒字百餘

賑恤中表



聖言傳解卷之二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此一幅像。是爲叔則哀多益寡。稱物平施之仁也。梁趙二王。以宗室貴重一時。裴令公每歲請發租錢數百萬緡。以賑恤中表親戚之貧者。或譏以爲乞物行惠。近於市恩。裴應之曰。天道損有餘。補不足。吾則天而行。有何不可。名士傅稱楷行已取與。任心而動。毀譽雖至。處之晏然。嗚呼。此其所以爲令公也。夫禮曰。積而能散。老子曰。多藏厚亾。夫旣不能散。庸知不厚亾乎。然則非惟中表當感裴。主亦當感裴矣。

亾乎。然則非惟中表當感裴。主亦當感裴矣。

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 日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此一頓像足為叔斯哀多益家... 物不施之...

趙二王以宗室貴重一時... 集余公等或請...

百萬緡以賑恤中表親戚之貧者... 或請以...

惠近於市息裝應之日... 天道損有餘...

而行有何不可名士... 博稱行已...

譽雖正處之安... 嗚呼此...

內平然阻非對中表... 當烈獎主亦...

含飯頰邊



晉郝鑿字道微。以儒雅著名。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名德。傳其飴之。公嘗攜兄子邁。及外甥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着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郝公亾。翼爲剡縣解職。歸。席苦於公靈床頭。心喪終五年。

此一幅像。是寫道微飴飼姪甥。保赤之念苦也。鑿素以儒雅著名。於時值永嘉喪亂之後。兼遇歲歉。在鄉里中。甚是困窮。饑餒。同鄉之人。以公素稱名德。輪流共飲食之。公嘗攜兄之子邁。及外甥周翼。二小兒往

同食。鄉人乃曰。我輩各自饑困。日給維艱。以公之賢。勉共濟君。君之外。恐不能兼有所存。蓋顯却其兄子與甥也。公於是獨往食。輒私含飯於兩頰邊。急還吐與二兒食之。後並得活。乃同渡江。至郝公亾。翼時爲剡縣。遂解職歸。席苦草於公靈床頭。服心喪。終五年。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蓋云物雖微。而人之視之。實重也。諺謂饑時一口。勝飽時一斗。良有味哉。道微以鳩鳩之仁。效慈烏之哺。羽毛旣長。心喪報德。亦曰不惟其物。惟其意而已矣。

不計其功其意而了矣
 以思之其意而了矣
 實事也其意而了矣
 古曰天不夫新算始以
 檢其意而了矣
 與二良分之好並得
 與也也公公長壽
 與其意而了矣
 同命人八日非軍
 合自勉因日
 其意而了矣

經紀遺產



南宋謝弘微。陽夏人。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初混尚晉陵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爲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皆有文簿。九年。而晉亡。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亾矣。親舊見者。爲之流涕。及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僮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獻。好樗蒲。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

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奪之。使爭乎。分多共少。不致有乏。身死之後。豈復相關也。

此一幅像。是寫謝弘微不負從叔之托。而又能推仁恕。以及其姻親也。陽夏謝弘微。爲人精神端整。審慎時。可以言而後出言。其從叔混特愛重之。常曰。微子志趣。雖與人異。而不傷物類。度量雖與人同。而不害正理。吾誠無瑕可指也。混始尚晉陵公主。及混死。詔

令與謝氏絕婚。公主臨去時。盡以家事委弘微。混累代官居宰輔。家甚殷富。僮僕千有餘人。所生止二女。年方數歲。弘微爲之經紀。治生產業。凡一錢尺帛。皆有文簿可稽。歷九年而晉亡。乃降。公主爲東鄉君。聽其復歸謝氏。及入門。見室宇倉廩。與昔無殊。田疇比舊。加闢。東鄉君嘆曰。僕射平生愛重此子。今所行若是。可謂有知人之明。僕射雖歿。猶生矣。親舊見者。各感動流涕。及東鄉君卒。人無親疎。皆言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毫無所取。以已所獲俸祿。爲東鄉君治葬。混女之夫殷叡者。好樗蒲戲。強奪

其妻妹。及伯母兩姑。所分貲財田產。以償戲債。內人皆無所爭。緣弘微之讓。有以化之也。或譏弘微曰。以謝氏累代所積財產。止充殷君一朝博戲之債。卿坐視並無一言。譬如棄物於江海。而自以爲廉。不亦謬乎。弘微曰。親戚爭財。可鄙孰甚。今女流尚能無言。我豈可奪之。使生爭端乎。殷所費旣多。其餘存者雖少。猶可相共。彼此粗遣。不致缺乏。亦已足矣。若必爲二女畫長遠之策。我生終有盡時。身歿之後。聽其蕩費。豈復能相關切也哉。嗚呼。若微子者。生歿盈虛之際。可謂周於識而達於理矣。

戴府君諱瑄字君玉世為婺之浦江人府君往游浙水西或妄言府君道卒母夫人朱氏哭之喪明府君還念母不置露禱於天摘木葉曰冬青者浸水舐之期年目復明人以為孝感所致朱氏既沒其繼母傅氏生子惠方秉家政府君漫若不及知凡貲產一聽惠所取弗與之較惠與鄉井不相能人欲求隙加害府君資其遠仕閩嶠避之貧民有貸錢不能償者府君出質劑悉焚去姍族之無以自存者生使其能養歿使其能藏汲汲如不足

此一幅像是寫戴理由孝友以及姍族其所施為不

匱也戴君諱瑄字君玉婺之浦江人曾往游浙之水西或妄傳府君卒於道母夫人朱氏信以為真哭之哀兩目為瞽府君歸思念母不去懷夜間冒露禱告於天乃摘冬青夜浸水親為母舐日期年母目復明人謂孝感所致母朱氏既歿繼母傅氏生子曰惠方自秉家政府君聽之若不及知者凡貲產悉聽惠取畧不計較惠與鄉井不相得或欲求隙陰中之府君覺乃資助其遠仕閩嶠以避焉貧民貸府君錢力不能償者特焚其券姍族無以自存必周贍之生使其能養歿使其能藏其好施喜與之心汲汲如不足焉

宋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歿。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爲鄉間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騶御滿野。如守土之臣。竊視專車。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

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此一幅像。是寫張孝基還產妻弟。義動上天也。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止生一子。爲人不肖。乃斥而逐之。富人患病將歿。盡以家所有之財。付與孝基。令爲治後事。一應殯葬。悉如禮舉行。久之。其子乞丐塗中。孝基見之。惻然有感。乃謂曰。汝能爲灌園事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如之。孝基乃使之灌園。其子乃稍稍能自力。作孝基心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意望之外。况管庫乎。又何幸之甚也。孝基使之管庫。其子馴厚勤謹。並無他過。失

孝基徐察之。知其悔過自新。不復向日故態。遂以其父所付財產還之。其子自此勤於治家。勉勵操守。遂爲鄉間善士。不數年。孝基亦卒。其朋友數輩。偶遊嵩山。忽見旌旗幢飾。騶車徒御之屬。徧盈山野。與守土貴臣相似。及視坐車上者。乃孝基也。皆驚喜進前致揖。且詢其所以致此之故。孝基曰。吾以還財翁子一事。上帝特命爲此山主。言訖遂不見。夫以其人之物舉而還諸其人。此亦至平常之事耳。而上帝顧以爲異者。蓋攫金者止見金而不見人。物歸我手。卽我物矣。然則孝基之還財。猶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上帝命

主嵩山有以也夫

延師建學

恤隣受饋

息訟還金

兩造就正

化及毒猛

鬻驢徒行

錢贈鄰兒

聖諭像解卷之七

江南太平府繁昌縣知縣加一級臣梁延年編輯

聖諭第三條

和鄉黨以息爭訟

此一條是

皇上欲汝等百姓和於鄉黨消爭訟於未萌也。訟之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朱子曰作事謀始。訟端絕矣。夫訟在內為險。在外為健。險者平之反。

健者順之對。能平與順。寧復有爭訟之事乎。平順者。和之謂也。故既曰和平。亦曰和順。其義可知。和之爲德。靜則渾金璞玉。動則景星慶雲。如飲醇醪。自醉而不覺。如入芝蘭。俱化而不知。語云。孔子家兒不知詈。曾子家兒不知怒。蓋其所積者然也。然則作事謀始。以絕訟端。何如醞釀和氣。以絕訟端之爲愈也哉。我皇上舉一和字。已徹見息訟本原。汝等百姓。身處鄉黨。試思少則與之狎。長則與之俱。歲時伏臘。則相與饋遺。婚嫁喪葬。則相與慶弔。唇齒相依。臂指相使。誠能心一志同。銷忿戾之氣。敦輯睦之風。怡怡然若一家。

之子。奚爭訟之有。昔原憲辭粟九百。孔子命其與隣里鄉黨。蓋通有無。濟緩急。救災恤患。濟困扶危。舉於和。肇之周禮。以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夫六德而統之以和。明乎一和無不和也。極其指歸。則中庸之育萬物。胥本于是。豈僅僅息訟云爾耶。皇上之言。所包者廣。汝等百姓。能服之無斃。則接人渾是一團和氣。將弊絕風清。效幾刑措。直拱手埃耳。故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也。

日躔於微而後王歲之易也

長一圖示象辨地味風試交幾天卦直時于地

皇土之言也司春氣也時百故計以之無燥眼時人

觀。腹中飄之育萬妙齊本于長能論論其公云爾

皇味夫六時而時之以時。腹平一不勝不味也時

時華之。試觀以三時時萬又一日六時後才經

里際黨蓋歐有無齊。幾幾。效火血忠齊因夫

之子。吳平。信之。育。昔。既。試。補。果。大。可。下。千。命。其。與。則

虞芮質成



聖訓卷之二
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
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
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
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
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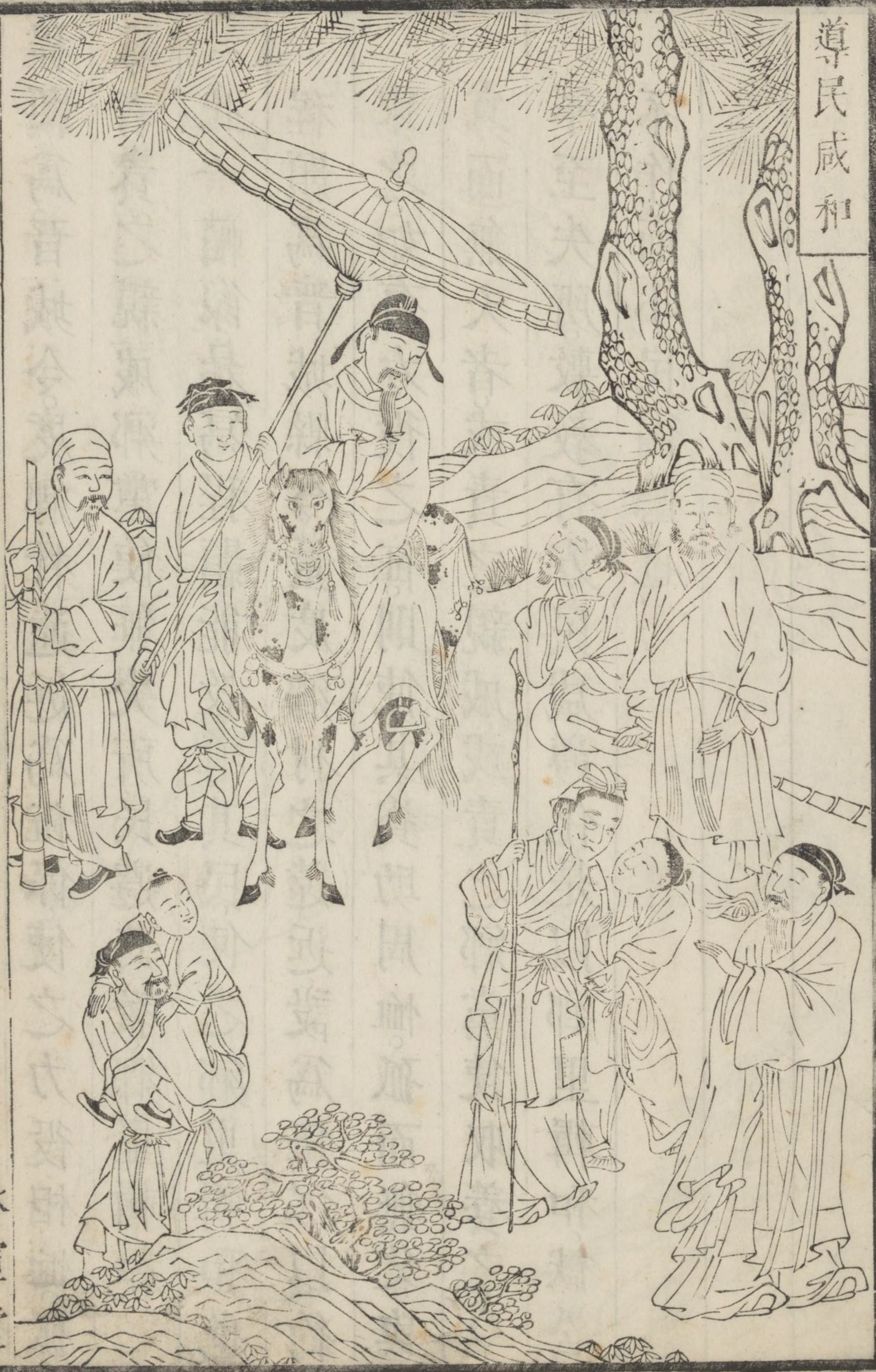
此一幅像是爲西伯至和動物隣國見之意消也虞
芮二國之君相與爭田歲久不決乃相謂曰我聞西
伯仁德之人何不往質正焉及入其境界則見耕者
相與讓畔行者相與讓路此和之見於野者也入其
城邑則男女分別道路而行少者爲老者服勞任重

故頭斑白卽不提挈此和之見於國者也至入其朝
有命士爲大夫命大夫爲卿者士與大夫不敢當俱
讓於同僚之賢此和之見於朝者也兩君目擊其事
不覺心爲所感乃相謂曰我等皇皇爭利是小人也
豈可踐君子之門庭彼此以田相讓兩俱不受遂棄
所爭田爲閒田汝等百姓試思此等氣象真如太和
元氣流行宇宙間還淳返朴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以
云無訟不亦庶乎。

韓延壽爲潁川太守。先是潁川以告訐爲俗。民多怨讐。延壽教以禮讓。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百姓遵其教。俗是以和。

此一幅像是爲韓延壽教民和睦。以變告訐之俗也。韓延壽爲潁川太守。前此潁川之民。專以爭訟告訐爲事。其俗至壞。百姓多相怨。成讐。延壽旣到郡。則教以禮節。遜讓。陳述鄉黨。宜和睦親愛。以銷釋向日告訐成讐。積久不解之怨。一加振作。卽翻然丕變。百姓悉遵其教。俗則大和。古謂王者不易民而治。亶其然乎。

導民咸和



程顥為晉城令。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恤。孤寡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民遵其教。鄉里輯和。此一幅像是寫程顥能教導其民。使之鄉里輯和也。程顥為晉城縣令。量度鄉村之遠近。設為伍保。以約束之。如有力役之征。則使其資助周恤。孤而無父。與寡而無夫者。或責之親戚。或責之鄉黨。使收養之。令不至失所。敷教有方。民咸遵化。是以鄉里輯和。獄訟不作。而小民徧德也。

盜牛守劍



聖諭像解卷之十

承宣堂

王烈字彥方。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烈聞。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惟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返。或望廬而退。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人稱所居爲君子鄉。

此一幅像。是寫王烈德化。一鄉人皆相勸爲善也。王烈。表字彥方。其鄉里曾有盜牛者。事主得之。其盜請服罪。曰。刑罰誅戮。是所甘心。惟求不使王彥方知。恐知其事。遂永見棄於君子也。烈聞其言。使人婉謝之。且遺以布一端。或人問其故。烈曰。盜恐吾聞其過。失是有愧耻羞惡之心矣。既知愧耻羞惡。則本然善心將生。與之以布。所以勸爲善也。其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所遺劍。乃爲守之不去。抵暮。老父還。尋得劍。甚怪異之。以其事告烈。烈使推求其人。乃知守劍者。卽先盜牛者也。化貪爲廉。如響應聲。又何速乎。鄉黨有爭訟曲直不能決者。將質之於烈。或至半途而返。或望其廬而退。皆推讓以直。不敢使烈聞其

李士謙以輯睦鄉里爲務。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赴之。隨力供濟。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愧恨。卒爲善士。有牛犯其田者。牽至涼處飼之。望見盜刈其禾。嘿而避之。出粟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悉燔其券。又給糧種。分遺貧乏。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嘗散粟五百石賑里中。

此一幅像。是寫李士謙睦里息訟之盛德也。士謙爲人。專以輯睦鄉里爲事。凡人有喪。家貧力不能辦者。士謙不憚奔走之勞。以趨赴之。隨其力之所至。供給

周濟。畧無欠缺。鄉有兄弟析貲財。兩不均平。至於鬩牆訐訟。士謙聞之。乃自出私財。補足其少者。令與多者相等。其後兄弟知其事。乃慚愧悔恨。卒相敬友。俱爲良士。有他人牛侵犯其田者。爲牽至陰涼之處。以料飼之。望見盜刈割其田中之禾。恐驚之不安。乃嘿然遠避。嘗出粟千石。貸與鄉人。適值年穀不登。因盡燒其券。示不復取。又給發糧種。分與貧乏之人。其妻范陽盧氏。素有婦德。曾散粟五百石賑施里中。嗚呼。士謙可謂一鄉善士矣。兄弟爭財。而以已貲補其不足。真善於感動也哉。慷慨好施。室有同心。尤晚季

竇禹鈞。遇故舊困窮。多方周恤。鄉里貧士。賴以舉火者。不可勝數。又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延文行之士。為師。以教里中孤寒。五子。八孫。皆榮顯。年八十二。

此一幅像。是寫禹鈞賑恤鄉黨。兼能設教。以陶淑之。使皆歸於善也。竇禹鈞。每遇故舊之困窮者。必多方周濟。撫恤之。鄉里貧士。賴禹鈞以舉火者。其人甚眾。又建造書院四十間。聚古今書約數千卷。延請有文學品行之士。為之師。以教育里中孤寒之子。力不能學者。俾就學焉。禹鈞有五子。八孫。皆榮顯於時。禹鈞享年八十有二而終。

恤隣受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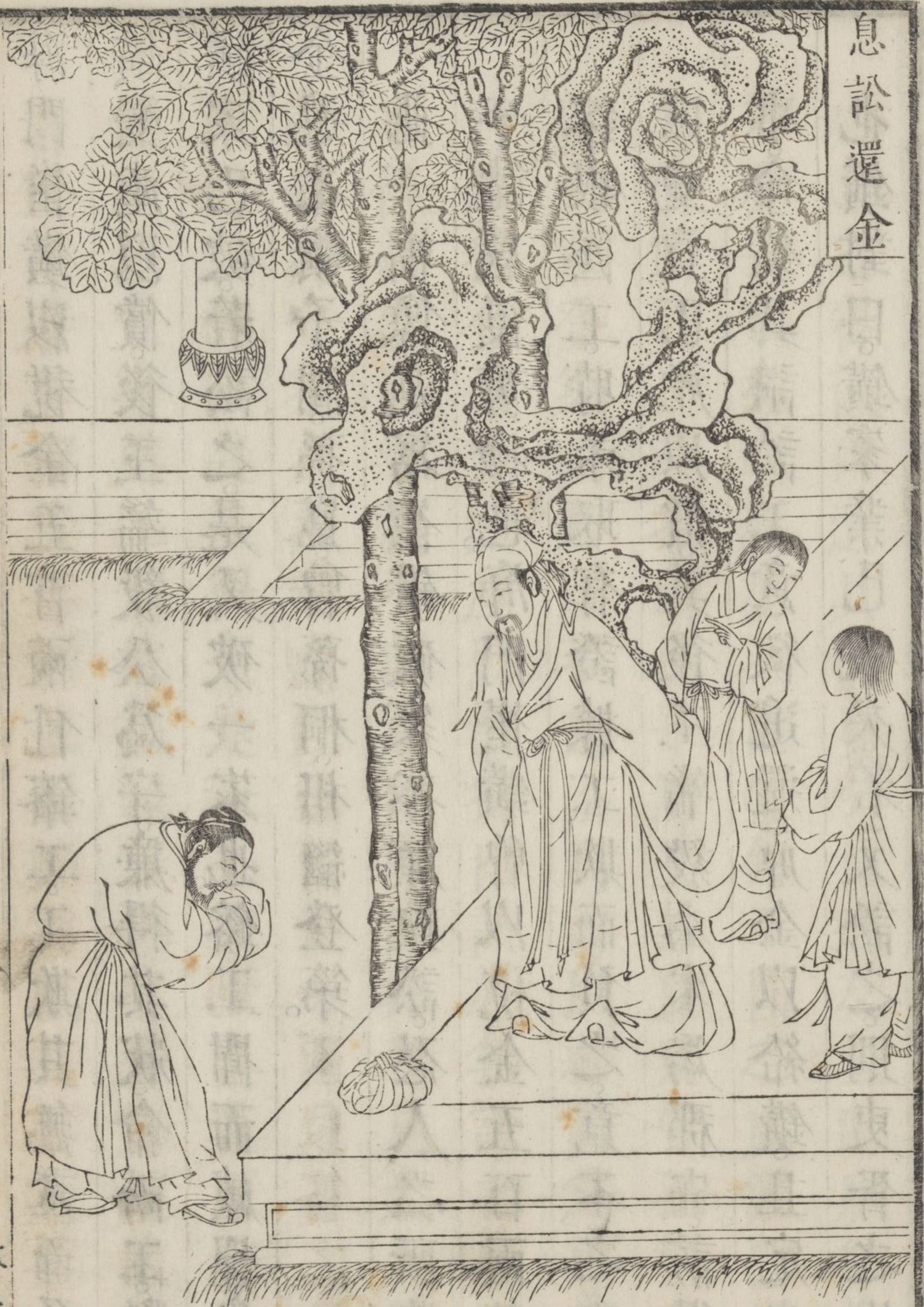


濠上父老嘗言。里有汪姓家固貧落而邑奸胥賦以大繇。張謝兩尚書憫焉。曰。無令吾里中有貧而繇者。官聞而罷之。汪感兩尚書德甚厚。操豚蹄菓酒爲謝。私謀於家人曰。一豚蹄菓酒耳。而謝兩尚書。令先一受者。則次難更辦矣。南張尚書悅。介絕交際。蓋先以往。遂往莊簡公。公辭焉。曰。吾第謂吾里不當有貧而徃者。奈何言報也。色甚峻。已往謝莊懿公。公曰。爲邑賦徃不平。公言之耳。不宜當爾謝。然而餽我旣辦矣。夫田家豈堪虛此供具哉。吾當受。出金一兩酬之。至今里中謂兩尚書一潔而有守。一和而善卹人也。

此一幅像是寫張謝兩尚書能爲貧民免無名之役而饋遺辭受之間。高風俱足千古也。濠上之父老嘗言。同里有汪姓者。家業已就貧落。本邑奸胥放富差貧。欲使其當大役。時張莊簡公與謝莊懿公兩尚書聞而憫焉。乃公言於衆曰。不可使吾里有貧而當大役者。官聞其言。遂罷之。汪感兩尚書德意甚厚。乃持豚蹄菓酒往謝。先私謀於家人曰。止一豚蹄酒菓而酬張謝兩尚書。令一人先受。則其次力難更辦。因思南張尚書悅其人孤介。嚴絕交際。何不先往。遂造莊簡公。公力辭。且曰。吾但謂里中不當有貧而當差者。

奈何言報也。辭色甚峻。已而又往謝莊懿公。懿公曰：吾爲邑中徭役不平，故公言之耳。不宜當爾謝。然而所餽之物，則已購辦矣。我若不受，則虛費爾錢，是重累爾也。乃受其豚蹄菓酒，而出金一兩以答之。旣不拂其來意，而所與亦畧足相當。至今里人謂兩尚書一廉潔而有守，一和平而善卹人也。夫大臣歸閒於家，固不宜侵有司權，然地方利病，據實以告，而酌行之，亦賢者所不廢。觀兩尚書，可謂允當矣。而餽遺之間，辭受異致，約其大歸，則皆和鄉黨之微意也。以靜鬻競，不亦宜乎。

息訟還金



海門崔鑛以稅金五百兩付鎔工。工欺其無證而負焉。鑛變產以償。後王端毅公爲守。廉得其狀。命訟工。對曰。鑛家已破。若訟之。是又破一家也。鎔工聞而感愧。舉前金還之。鑛子潤。孫崑。曾孫桐。相繼登第。

此一幅像。是寫崔鑛破家不願與訟。忍人之所難忍。卒能感復舊物也。海門崔鑛曾以稅金五百兩付與鎔銀匠工。時未取有證據。工欺而負之。竟不之與。鑛因變賣已產以償。其後王端毅公來爲郡守。訪得其事。命鑛具詞訟工。意欲追還原金以給鑛。且定工罪也。鑛對曰。鑛家業已破矣。若又訟之。則吏胥之拘擾。

公庭之審訊。兩造具備。蔓引株連。及至追賊結案。則又破一家矣。端毅公不能強鎔工聞之。感激慙愧。遂將前所負金還之。鑛之子潤。及孫崑。與曾孫桐。三代皆相繼登第。訟卦以不克訟爲吉。以終訟爲凶。鎔工負鑛稅金。鑛竟變產以償。猶曰訟於無證之庭。恐冤不得白也。遇端毅公。則片言可折。非利見大人時乎。而鑛終守不克訟之戒。豈非深於易理者耶。又破一家之言。比諸楚人得之。楚人失之。至公無我之心。絕無少異。宜乎鎔工聞之。感愧無地。完璧歸趙也。汝等百姓中。有等刁徒。專以武斷鄉曲。把持官府。與滅詞。

陳寔居鄉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諭曲直。退無怨者。且云寧為刑罰所加。無為陳君所短。

此一幅像是寫太丘寬厚仁恕。鄉人無不咸服也。陳寔處於鄉黨。惟平心以率物。或時有爭訟者。即請寔判斷。改正寔為據理推情。曉諭兩家曲直。受教而退。無有怨者。且云刑罰加於身。不過一時之痛。尚可忍而受之。若一遭陳君所短。是見棄於君子。雖天地之大。無以自容。故鄉人皆化於善。此以匹夫而搯風化之權者。為民父母。能以息爭止訟為心。有不草偃風從也耶。

化及毒猛



聖訓傳解卷之十一
朱冲最睦鄉里有牛犯其稼冲屢持芻送牛無憾色主
愧之乃不復爲暴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
爲害

此一幅像是寫朱冲積和之至毒猛亦化爲仁也朱
冲與鄉里最是和睦或有牛犯其田稼冲屢次持芻
送還其牛畧無憾色牛主愧之乃不復爲侵暴久之
鄉人感其德至於路上遇有遺物亦不拾之村中並
無凶惡之人雖毒蟲猛獸亦皆不復爲害所謂致和
育萬物者非耶噫至矣

鬻驢徒行



聖諭廣訓卷之十
楊翥官宮僚出入止乘一驢。隣翁老而得子。恐家驢驚之。遂賣驢徒行。

此一幅像是寫楊翥恤隣高誼。誠心出於自然也。楊翥官為宮僚時。出入止乘一驢。隣有老翁。晚年始得子。翥恐驢嘶驚之。遂賣其驢。徒步以行。聞之。五家為隣。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鄉黨者。隣之積也。故和鄉黨。必自和隣始。楊翥恐驚隣兒。而賣其所乘驢。嘿相關切。視同一體。而又無好名市恩之意。吾願和鄉黨者。俱如是焉可也。

錢贈隣兒



宋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爲盜邪。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旣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感愧。卒爲良民。鄉里稱君爲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姪傑。倣。繼登進士第。今爲曹南令族。

此一幅像。是寫于令儀掩鄰兒之過。厚與之以勸爲善也。宋時曹州有于姓名。令儀者。本市井中人。居心長厚。與物無忤。年旣遲暮。家漸殷實。偶一夕。有盜入其家竊物。諸子覺而擒之。審視。則爲隣舍之子。令儀謂曰。爾平素並少過失。今何苦而爲盜。意者爲貧窮所迫。不得已而然歟。因問其所欲。幾何。對曰。若得十千錢。足以爲衣食計矣。令儀如其所欲。竟以十千錢畀之。旣已遣去。復呼之。反。鄰兒大懼。令儀告之曰。人皆知汝貧甚。今黑夜負十千錢歸家。恐遇巡邏者。盤詰。則汝無詞對矣。乃畱之。至天明。始令之去。鄰兒且感且愧。卒自新爲良民。於是鄉里之中。皆稱其爲善士。不復以市井人目之矣。令儀又擇子姪之俊秀者。

爲之起造書室。延請名儒以教掖之。其子伋及姪傑
傲。皆相繼登進士第。迄今曹南傳爲望族。夫饑寒切
于肌膚。欲其母爲盜。不可得也。若逸居無教。則又流
於禽獸之歸。令儀畀隣兒錢以資生。訓子姪使登第。
何其親踈一視。教養兼至也哉。嗚呼。戴淵不遇士衡。
則終身綠林。隣兒不遇令儀。則亦沒齒梁上。君子矣。
安得使令儀輩徧布鄉黨。使司彌盜之任也。

